

作业越减越多?分层管理不现实?

作业减负 如何让孩子“吃饱”又“吃好”

“双减”下的作业设计与管理,名师这么说!



“双减”政策落地,作业改革掀起新浪潮。作业量减少了,学习效能能保证吗?在有限的作业时间里,所有的学生都能“吃饱”“吃好”吗?家长能够理解吗?这些问题,不仅重新定义着教师对作业的认知,更驱使着学校及教育部门加快步伐,探索“双减”之下作业设计与管理的最佳路径。

上周五晚7点,名师讲堂直播间邀请了一线教师、教育专家聊“双减”中的作业减负,在分享和探讨中重审作业的设计与管理。本期“名师讲堂”吸引了15.93万人次观看,留下了27.16万个赞。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陈嫣然

《名师讲堂》由宁波市教育局、宁波教育学院主办,宁波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现代金报联合承办,以访谈栏目形式呈现,每月一期,邀请学科名师做客直播间,为孩子的学习成长赋能。

本期嘉宾

刘晓洁

中学高级教师,宁波市第六批中小学名师,现任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作业改革宁波市实验区项目主要负责人。

杨喜军

中学高级教师,宁波市初中科学名师,现任镇海区中兴中学副书记、副校长。

王立辉

宁波教育学院教育培训学院副院长,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中心高级培训师,宁波市智慧教育评估专家。



共聊「双减」之下作业设计与管理。
嘉宾王立辉(左一)、刘晓洁(左二)、杨喜军(左三)
记者 陈嫣然 摄

A 关注作业的多与少 不如多关心做作业的态度和效率

“双减”第一步,是减少作业总量和时长,镇海区中兴中学副校长杨喜军说,学校能做到,“超过90%的孩子在学校能完成90%以上的作业,回家后多数是背和记的作业。”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让老师们哭笑不得,“有些家长不淡定了,感觉孩子作业做得不够多,往往这时,‘妈妈觉得你应该多做些作业’。成绩好的,作业要超前超量,学习困难的,坚持题海战术。”杨喜军很直接地说,其实,很多“妈妈牌”作业是重复的,是缺乏归纳、总结和提炼,自然,也就是低效作业。

“很多家长认为,作业就应该是

书面的,纯刷题。”针对这一现象,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刘晓洁给屏幕前的家长们提了个醒,“比起关注作业的多与少,更需要多关心孩子做作业的过程,写字是不是认真、有没有容易被干扰、学习效率怎么样。”

刘晓洁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是早在2017年,我们国家就已经把育人目标和评价标准从浅层次的知识与技能深化到了深层次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把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近些年,新中、高考命题导向更注重考查学生关键能力的现实应用,这也意味着,凸显融会贯通的综合素质等

才将是今后命题的亮点与特色。”

换句话说,传统的拼时间、耗体力的应试方法,再也行不通了,越来越多中小学尝试着在作业领域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有的家长说,‘双减双减’,越减越多,各种‘费妈’作业层出不穷,其实,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宁波教育学院教育培训学院副院长王立辉补充说道,随着教育理念不断更新,基础教育将更关注学习的真实性,学习的深度和宽度,思维的品质。所以说,更注重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综合类、实践类作业,是当下颇为有效的选择。

B 都知分层作业重要 但如何进行个性化精准化设计

在这期话题中,分层作业以精准化、个性化的鲜明特色被频频提起,杨喜军分享了中兴中学在作业形式上的一项变革,依托学习平台,构建了“靶向”作业。

不同学科的教师可以根据本学科学生的实际情况分组,布置作业时,就从题库中选择不同难度的题,推送给不同组别的学生,当然,即使分好组,但随着学生的学习成效变化也可以随时调整。最后,教师可以在后台随时看到作业上交情况、正确率、完成作业时间、完成作业时长等信息,

通过大数据,教师也可以决定某些题目适合全班讲解还是个别讲解,个别讲解的题,教师可以录制微课,推送给学生。“这样一来,分层导致的题目不易讲评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作为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作业改革宁波市实验区项目主要负责人,刘晓洁告诉我们,在“双减”后,宁波很多中小学校对作业改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尝试和突破。

去年,浙江省作业改革推进会在宁波召开,鄞州的四眼碶小学就以“量时度力,和而不同”的作业管

理体系得到了与会专家一致肯定。“量时,就是教师试做作业,合理预估学生作业时间来调整作业量,同时,协调不同学科作业时间,在校园网上创建了‘作业时长监控平台’,对1-6年级学生的家庭书面作业用时进行数据监控搭建平台。”

此外,刘晓洁还提到,除了基础作业以外,学校还设计了活力作业,分别是健身、劳动、悦读、公益,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学校将作业管理与学校的内涵、发展紧密结合,值得学习。”

C 提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 建设高效有序作业管理体系

探索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这过程中,嘉宾们也分析探讨了现阶段亟待突破的难点。

“我认为主要是教师设计作业的能力问题、精力问题。”杨喜军用初中教师举例,他观察到,教师们虽然参加了不少相关培训,但由于教学理论水平和作业理论水平不足,常常会出现“心有余力不足”的情况。再者,教师还要处理很多教学任务以外的工作,很难静下心来深入琢磨作业的再设计。

刘晓洁认为,尽管布置、研究作业的能力是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之一,但仍有很多学校和教师并不

把布置和研究作业看作一项单独的、需要训练和提升的能力,“因此,更需要顶层设计。”

她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规范者和引领者角色,加强对基层学校作业改进工作的指导,进行系统规划与相应的技能培训,定期组织区域性的专题研讨活动。与此同时,学校也要加强作业的内涵管理,要把作业真正纳入教研过程,将作业管理纳入学校管理结构框架之内,“比方说,建立科学的家庭作业管理系统,包含各门学科家庭作业时间的分配,作业的公示,收集、反馈以及成绩的记录等等内容。”

“教师个体设计作业的能力问题、精力问题的解决,可以发挥教研组团队的力量,构建学校或学校群、年级的作业库。”听完两位嘉宾的建议,王立辉认为,通过信息技术的介入,将能更好地为教师赋能。“目前,宁波市教育服务与电化教育中心已经开始建设绿色安全护眼教学系统,能完成数字化、精细化管理作业,强化作业负担全程监控,形成‘作业公示—超时预警—用时反馈—优化设计—提质增效’多环节数智化的管理闭环。”王立辉表示,不久的将来,这项系统将走进宁波中小学,用数字为教师解忧增效。